

倾 覆 著 QINGFU ZHU

盛世

收藏²



＜ 乱世买黄金,盛世兴收藏 ＞
收藏是一种文化,是最高水平的趣味

《典当》之后又一部值得一读的
古玩行业百科全书式小说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倾 覆 著 QINGHU ZHU

盛世收藏2

《典当》之后又一部值得一读的
古玩行业百科全书式小说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收藏.2 / 倾覆著. — 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
司, 2015.4

ISBN 978-7-5502-5100-7

I. ①盛… II. ①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0320号

盛世收藏.2

作 者: 倾 覆
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策划编辑: 杨亚琼 方 圆

封面设计: 书舟设计

版式设计: 张 敏

责任校对: 王 远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0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4印张

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100-7

定价: 38.00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

第一卷 国之宝器 岂能相让 / 001

唐风和柳月逛古玩店，与一伙外国人发生争执，原来他们相中的一件黑瓷被外国人截胡。唐风对老板晓以大义，终于争得黑瓷。不料唐风在另一家店里相中的古玩也被这伙人截了，而这一次的古玩，是一个国宝级的元青花香炉……



第二卷 苏东坡的争议手稿 / 049

朱记拍卖行接到一件拍品——苏东坡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手稿，这件拍品实在太重要，以至于引来各方专家的研究鉴定。同时，各大收藏家也蓄势待发，打算将其纳入囊中，唐风也跃跃欲试，希望拿下这件争议手稿。



第三卷 赌石玩心跳 竞拍玩资本 / 077

为了竞拍苏东坡手稿，唐风不得不去赌石，经历一波三折之后，他终于赌涨了一块白底青，拿到了竞拍手稿的重要筹码。然而异变突起，那位持有岳飞正气砚的藏家通知唐风，他愿意将正气砚以两千万元的价格转手。钱是不够买两样东西的，是买正气砚还是苏轼手稿？这就难住了唐风……



第四卷 避开锋芒 开拓新市场 / 123

唐风去新疆为中国石采购原料，参与了和田玉的赌石，其间接到林沐雨的电话，于是飞到扬州见林沐雨的家长。在扬州的古玩市场上，唐风偶然发现一枚清代玉玺，老板认为是仿品，因为故宫博物院里藏有真品，这个看法正合唐风心意，捡了个漏。



第五卷 收藏大道 去粗取精 / 155

唐风将玉玺委托上海佳士得拍卖行拍卖，在这里碰见了范紫韵。参观了史可法的尚方宝剑之后，唐风与人就回购英雄遗物问题发生了争论，这也让他找到了一条成为收藏家的捷径，一个庞大的计划正在酝酿。



第六卷 身份泄露 是福不是祸 / 193

唐风在新疆为陈彦寻得一块水胆玛瑙，可以用来参加石雕玉雕大奖赛。陈彦与唐风听说一个拆迁户挖出了宝贝，都去看热闹。唐风在面对泥土时的一举一动引起了柳月的注意，柳月从中推测出了他的真实身份……



第七卷 皇陵大冒险 绝处逢生 / 233

柳月邀唐风参加宋徽宗墓的发掘活动，唐风在请示过爷爷之后，决定加入这次合法盗墓行动。徽宗墓中机关重重，考古队费尽心思才得以进入。正当他们放松警惕之际，柳月不小心触动机关，与唐风双双被逼向死亡的边缘。



第八卷 宝业竞争 三足鼎立 / 277

石雕玉雕大奖赛传来好消息，陈彦的作品入围金奖。唐风的玉玺将由香港佳士得拍卖，唐风因此来到香港。在参观一个青花天球瓶时，一个叫蓝琪的女子追问唐风的身世，引来唐风的好奇。唐风的父母是谁？龙凤双瓶是怎么回事？唐风与蓝家又是什么关系？



第九卷 谜底揭晓 吉人自有天相 / 323

唐风回到最初来北京时投奔的黄家，见到了爷爷，爷爷将尘封往事一一相告。此时，唐风与竞争对手的较量已经展开，唐风几个回合之后不落下风。唐风将高仿的天球瓶拍卖，引来各方争相竞购，最后被青山俊树以三亿多人民币的天价夺得。随后，唐风随蓝琪去台北，见到了自己的母亲。

第一卷

国之宝器 岂能相让



唐风和柳月逛古玩店，与一伙外国人发生争执，原来他们相中的一件黑瓷被外国人截胡。唐风对老板晓以大义，终于争得黑瓷。不料唐风在另一家店里相中的古玩也被这伙人截了，而这一次的古玩，是一个国宝级的元青花香炉……

打眼（一）

唐风说完这句话，感觉左手臂突然一紧，王天朔的右手有力地抓住了唐风的胳膊：“兄弟，刚出道吧？”

唐风侧脸看了王天朔一眼，右手缓慢左移，搭上了他的手。

眼前的一幕让拿着笔和POS机签账单的老板难以置信地扶了扶眼镜，王天朔青筋暴起的手腕被唐风捏着离开了他的手臂。从王天朔的表情不难看出，强壮的他已经用尽了全力，但还是输给了看上去那么单薄的唐风。唐风冲着王天朔笑了笑，说：“王兄真是客气，多谢指教。”

王天朔冷哼一声，不再说话，灰溜溜地别过脸去，他身后的两个壮汉也没有要动手的意思。唐风接过老板手中的笔和签账单，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将底单放进上衣口袋，然后，他双手捧起说唱陶俑走出了店门。

“哎，唐先生，你等一等。”老板叫住已经出门的唐风，“你女朋友挑的陶俑还没有拿走呢，算我送给你们的。”

“谢谢，不用了。”唐风回头淡淡一笑，转头继续朝前走去。

等到唐风走后，其中的一个壮汉问王天朔道：“朔哥，要不要……”

王天朔不悦地对那个壮汉道：“你想把他留下来吃晚饭吗？”他望着唐风远去的背影，摇着头说：“想不到这小子还挺扎手。”

唐风刚到马路边，林沐雨的甲壳虫就在他身边停了下来。她打开车门，唐风捧着说唱陶俑坐上车，车门关闭，甲壳虫绝尘而去。

甲壳虫离开文物研究所，一路朝林沐雨的租住房驶去。听唐风说完刚才的过程之后，林沐雨有些疑惑地道：“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点儿不对劲呢？”

唐风不是缺心眼儿的人，整件事情确实有可疑之处。他跟林沐雨走进那家店才没多久，王天朔就找上门来要求退货，而且他进来的时候也是唐风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加上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局。

林沐雨说：“看那人的架势，怎么可能轻易放你走呢？”

唐风又细细地看了一遍面前的说唱陶俑，没有问题，绝不可能被调包，他也确信自己手中的这个陶俑跟王天朔的那个是同一时代的陶器。至于王天朔为什么没有发飙的问题，也很好解释，这种人本来就是欺软怕硬之徒，看到唐风不好对付，当然不想自找麻烦。

林沐雨说：“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，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，是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一起演的双簧。”

“沐雨，你真适合写剧本。”唐风将每个细节都在自己的脑海中重新过了一遍，觉得不可能出现什么偏差，“别疑神疑鬼的啦，这些应该都是巧合。”

“可能是我多心了吧，我们家唐风什么局没见过呢？”

就这样，说唱陶俑被唐风顺利地拿下，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回家庆祝。

一切都很顺利，中国石的生意虽然不可能如同陈彦希冀的那般短期内就红红火火，而是一直呈不温不火的上升趋势。周末，唐风将继续以嘉宾的身份参加《盛世收藏》。但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本来该高兴的唐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他总觉得，自己在不断得到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失去些什么。

这天，逛了一下午古玩市场无果的唐风刚巧路过一幢自己非常熟悉的建筑，他下意识地抬起头，一块写有“朱记拍卖行”的匾额映入眼帘。唐风对朱记拍卖行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，他两次飞跃的起点都在这里，拍卖象牙笏板为他的印石生意铺平了道路，拍卖文房六宝让他拥有了自己的店面。当然，这种亲切感还因为有那么一个人的存在。唐风粗略地算了算时间，有一个多月没有跟她碰过面了。唐风本来想到朱记拍卖行去看看她在不在，但想想还是算了。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和柳月只怕不会有风花雪月了。

沿着跟柳月一起散过步的街头，唐风漫无目的地往前走，不知不觉，他来到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。这个街心花园临街的地方有一张长木椅，就是经常在公园里看到的那种，普通的横木条长椅。

唐风清楚地记得，上次跟柳月散步的时候也来到过这里。突然，一个女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——“我们到那里去坐坐，好不好？”

——是柳月！

唐风满脸惊喜地转过头去。但是，很快，他脸上洋溢的笑容就如同潮水一般忽然退去。说话的不是柳月，而是走在人行道上的一对年轻情侣。

“傻瓜，你忘了自己的感冒还没有好吗？”男子将女子脖子上那条被风吹开的围巾重新围好，柔声道，“我们到麦当劳去坐吧。”

“哦。”女子挽紧男子的胳膊继续往前走，声音随着他们的离开渐行渐远，直至完全飘散。唐风叹了一口气，走到那张长椅边坐了下来。

唐风就这样坐着，两眼呆望前方，渐渐地，在马路上不断呼啸而过的汽车开始模糊，模糊成一道道浮光掠影，那熟悉的场景便在这浮光掠影中逐渐清晰。

“唐风！”柳月指着街边的长椅对他说，“我们到那里去坐坐，好不好？”

唐风微笑着点头答应道：“嗯，没问题。”

坐在长椅上的柳月得意地晃动着两只乖巧的小脚，她指着街对面的一幢老房子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幢老房子中度过的。”

“童年？”唐风望向那幢老房子，这是一幢老式的四层居民楼，墙体没有经过粉刷，古朴的红砖就裸露在外面，极易让人产生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。他对柳月说：“看来那里一定充满了你童年的快乐记忆。”

“不。”柳月嘟起嘴摇着头说，“我的童年一点都不快乐。”

唐风自小没有父母在身边，他的童年没有太多的快乐记忆，他想不到出身大家族的柳月也和自己一样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小的时候，父母总是早出晚归，是我奶奶把我带大的。”柳月仰望天空，用带有些许忧郁的口吻说，“那时，每天的黄昏，我都会守在阳台，眼望着楼下的巷口，盼望着爸爸妈妈早一点出现，盼望他们带我出去玩。可是，我总是等不到他们。”

“怎么会等不到呢？他们总会回家啊！”

“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太多，但有一件事情我始终记得很清楚。那时的黄昏，总会有一群小飞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它们很讨厌的，晃着晃着就把我的视线晃模糊了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一定会躺在自己那张小床上。后来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根本不会有时间带我出去玩，等不到他们，我只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，我以为，只要长大了，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了。”

“那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”唐风说，“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出去玩了。”

柳月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个长大的孩子现在终于明白，长大，只

是被命运从一个小鸟笼转移到一个大鸟笼。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漂亮的风筝，飞得再远，也掌握不了命运的线……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”

“唐风？”柳月望向唐风，唤道。

“嗯，在呢。”唐风微微一笑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的手机里面有好歌吗？”

“我手机里的歌都很老土的，你肯定不会喜欢。”唐风说完话，将手里的手机递给柳月。柳月接过手机，很快找到唐风的手机音乐。

“哇，这首你也有啊，真的好老土。”柳月笑话完，又说，“不过我很喜欢。我要把这首歌传到我的手机上，当作你打电话给我的来电铃声……”

一片落叶从夕阳的罅隙里缓缓坠落，它不断地舞蹈，不断地飘摇，最后，轻轻落在了坐在长椅上的男子的肩上。

男子伸手拿起这片枯黄的叶子。错过了无限的风光，我只能让你看到我苍老的模样。

男子终于拿出包里的手机，拨通了女子的号码。

“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你说过那样地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到底你会怎么想……”

声音来自唐风身后不远的地方。唐风回过头，夕阳如画，笑靥如花。

“你，终于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吗？”柳月的笑容不无娇嗔，她缓步走向唐风。

唐风站起身，向柳月那边走去，“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理我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。”柳月平静地说，“我都不怕，你在怕什么？”

唐风有些奇怪于某种巧合，他问柳月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”

柳月得意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些天，我一直都住在老房子里呀，我呀，刚才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傻瓜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傻坐着，我是下来看热闹的。”长大了的女孩，还会在黄昏的阳台，盼着某人带她出去玩吗？

说话之际，两个人走到了一起，但此时，他们都给人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唐风到底还是一个传统的人，刚才在意念之中闪现的冲动和激情，就如同流星划过天际一般，转瞬即逝，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。

而柳月早就知道林沐雨的存在，她的内心也很矛盾，如果唐风突然之间

做出了某种改变，那么，他还是那个精明中带点傻气的唐风吗？如果相爱真的要让自己抛开一切，自己会有这个勇气吗？事不到临头，谁都无法保证的。想到这里，柳月抬头望向远天那抹黄昏的哀愁，释怀一笑，说：“暮色淹没之后的黑夜，可以是满天星斗的灿烂星空，也可以是凄风苦雨的阴冷暗夜，我们完全可以不在意那些本来就不太准确的天气预报，一切顺其自然，该来的早晚都要来的，你说是吗？”

女孩子的心思总是难以琢磨，动人的情歌可以随意引用，似是而非的话语总是模棱两可。顺其自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，唐风点了头，说：“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不好不坏吧。”柳月说，“就是有点生你的气，一点都不够朋友，开张都不邀请我。”

“可是，你是知道的啊。”

“不要偷换概念，我自己知道和你通知是两回事。”看到唐风不说话，柳月笑着说道，“唐风还是那个不会撒谎的唐风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”

两个人沿着街心公园石子路一起往前，柳月问：“最近有什么收获吗？”

一说到古玩，唐风总有一种没来由的兴奋，“我最近买了一个东汉说唱陶俑，品相很不错。”

“那就要恭喜你了，不过……”柳月很认真地提醒，“你可千万不能拿着这个东西去小机场乘飞机。”

“嗯。”唐风点了点头，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说起来，这还是中国作伪者对世界文物鉴定的一大贡献，使用X光射线照射陶瓷器物与热释光检测年限的结果之间存在定量关系。一秒钟的X光照射，在热释光测试下相当于器物一千年的演变，这一特质是作伪者在过机场安检的时候无意发现的，因为当时机场的安检还是X光检测。发现这一特质之后，作伪者很快将它运用于实际生产，1994年，北京潘家园古玩交易市场出现了一批北魏时期的陶俑，国内掀起了一场收购北魏陶俑的狂潮。几家大型国家文物单位也对北魏陶俑进行了“抢救性”的收购，其中，中国历史博物馆花费八十万元买了三次，故宫花费十万元买了两次。但是，这位作伪者的智商明显不高，随后，古玩交易市场上的北魏陶俑仍源源不断出现，

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，但他们请来的专家根本无法鉴定陶俑的真伪。之后，警方介入调查，他们发现所有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河南洛阳的南石山村，而且还出自一个人之手。最后，大批专家打眼的事实浮出水面，成为中国文博史上最大的笑柄。

现在，像首都机场这样的大机场已经不使用X光检测了，各地的小机场还在使用。当然，如今的作伪者早就摒弃了通过分散过安检来作伪的老土办法，他们会花钱买通医院的工作人员，甚至自己购买射线辐射设备，把仿冒的陶瓷用 α 、 β 、 γ 三种射线进行辐照，以达到批量作伪的目的。通过辐照专业技术人员的精确计算，严格把握辐照剂量，就能够让热释光达到自然辐射的年限。由于作伪者本身的素质良莠不齐，作伪的陶瓷也闹出了不少笑话，甚至还出现过让专家瞠目结舌的距今四千年的唐三彩，这是严重的辐射过量。不管怎么说，中国作伪者发现的土办法，差点让外国人自认为很权威的热释光断代技术寿终正寝。

“哎，我差点忘了。”柳月对着唐风微微一笑，“你的水平那么高，根本就用不着我来提醒你的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情你肯定不知道，因为这是最近才发现的高科技作伪手段，也是关于陶器的。”

辐射光作伪只能骗热释光断代，却骗不了唐风，无论作伪者的作伪手段有多么高明，做出来的东西始终都是现代仿品，仅这一点，就逃不过唐风的目鉴。他对柳月所说的高科技作伪手段很感兴趣，问道：“这些作伪者又想到了什么高招呢？”

柳月说：“最近出现了一种化学添加剂，它能提高陶土的黏性，也就是说，作伪者现在完全可以少掺杂甚至是不掺杂新陶土，直接用熟陶粉末来烧制新陶器，迷惑性极强。”

听柳月这么一说，唐风心里开始出现不祥的预兆，因为这是一个他完全不知道、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作伪新领域，也就是说，那个说唱陶俑极有可能就是他打眼的开端。他马上问：“添加剂的化学结构稳定，一定会在作伪陶器表面留下什么作伪痕迹吧？”陶坯上看不出来的细微差别在烧制成陶器后就会清晰地显现，这是陶瓷作伪的一个难点。

柳月说：“我也才知道这种化学试剂，它的化学结构并不稳定，九百摄氏

度以上的高温就能让它完全挥发，不会在陶器表面留下任何痕迹……咦……”她不经意之间看了唐风一眼，发现他的脸色有点难看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唐风无比郁闷地说：“我想，我有可能已经打眼了。”毫无疑问，这种新的作伪手段超出了唐风的认知，如果作伪者本身的作伪手段高明，又全部使用熟陶粉末制坯烧制，烧制出来的成品陶器还经过辐射光作伪，再精心设置一个局的话，唐风上当的概率将大大增加。

现在，再回过头去想一想，戴着黑框眼镜、文质彬彬、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的老板；凶巴巴带着人找上门要求退货的王天朔；非常郁闷、百口莫辩的黑脸大汉言之凿凿地赌咒发誓，为了清白，一定要把说唱陶俑拿到文物研究所去鉴定；王天朔最后还要跟唐风抢……怎么可能这么巧啊，妖蛾子全都聚一块儿了！

柳月很诧异，“怎么会呢？以你的鉴定水平，只要认真观察仔细考虑，应该很难打眼的。”

问题是，这个骗局一环扣一环，唐风每次冷静思考的时候也是事情发生转折的时候，他们完全转移了唐风的注意力。但是，唐风还有一丝侥幸心理，他问柳月：“你的车在附近吗？”

“在啊。”

“现在带我去文物研究所。”

“嗯。”柳月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带着唐风离开了街心花园。

柳月的牧马人越野吉普很快到达文物研究所，车还没有停稳，唐风就打开车门跳下车。但是，奇迹并没有发生，黑框眼镜男开的那家店已经早早地关了门，卷帘门上贴着门面出租的广告。柳月走下车来到唐风身边，“就是这家吗？”

唐风叹了一口气，摇着头苦笑道：“这帮家伙，真有一手。”唐风倒没有感觉到什么难过，他反而挺佩服这伙人的，能成功骗到他的人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

唐风往前走了几步，来到河南老板开的那家“秦砖汉瓦”，河南老板好像已经不记得来过一次的唐风了，他笑着对他们说：“先生小姐，欢迎光临！”

“请问一下，”唐风说，“那头那家陶艺店是什么时候关门的？”

“您是问他们啊。”河南老板摇着头说，“我是真不知道，他们早就不在，昨天还有警察上门来问呢。哎，您损失了多少？哎，我这里还有一匹陶马，保老保真……哎……”

唐风哪有兴趣听他推销，和柳月一起上车，牧马人很快消失在夜幕中。正在行驶的车上，柳月安慰唐风道：“你别难过了，在古玩这个行当里，打眼很正常，你的成功率已经很高了。”

“你就别安慰我了。”唐风将头靠在椅背上，说道，“我根本就不是来找他们算账的。”

“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呢？”

“他们这种手法很高明，我是想问问他们制作周期，如果制作周期短，完全可以拿去骗外国人嘛，反正他们这群苍蝇老盯着中国文物。”

打眼（二）

柳月笑着说：“你能这么想那是最好了。”

接着，唐风把整个打眼的过程跟柳月讲述了一遍，柳月道：“这帮骗子也真够聪明的，知道见好就收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获取了高额利润，唉。”唐风叹了一口气，“这样也好，一百万买个教训，这盆冷水浇下来，估计以后能长点记性。”唐风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打眼的成本不会太高，一旦发展到高级阶段，打眼的代价动辄上亿，别说是他，就算是杨程明这样的大腕，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亏得起。

“嗯，”柳月说，“你这一百万花得挺值，收获还不少呢。”

“你别把我说得那么大方，”唐风哭丧着脸说，“我心痛到现在了，整整一百万呢。”

柳月抿嘴一笑：“别心痛了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“算了，现在的我，一百万还是亏得起的。我请你吧，上次就说要请的。”唐风收拾心情，就算打眼买到假货，也是高仿真的假货，如果出手的

话……想到这里，唐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这是哪儿来的邪念呢？

第三天是周末，唐风又要准备去参加《盛世收藏》的现场直播了。上午，他来到中国石，今天的人气看起来还挺旺，在店里看石头的客人不少，虽然石雕店的收入不能以客流量来计算，但门庭若市总要好过门可罗雀。

他走进办公室，林沐雨正在调取资料查看开张以后的收支状况。“沐雨，怎么样了？”

林沐雨保持谨慎的乐观，“生意倒是越来越好，每天的交易额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。但是，离盈利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。”

唐风看了看开张接近一个月的总营业额，还不到十万块，按照西单新开发的这一块每平方米二十块钱的日租金来算，中国石其实在亏本。如果把中国石这五百平方米的店面用来出租，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是三十万元。也就是说，在不包括正常营运开支和石料成本的情况下，中国石这个月光是在租金方面就亏损了二十万元。好在是买下来的店面，感觉不是很明显；如果是租下来的店面，每月白白往外掏二十万元可不是那么轻松的。

唐风拍着林沐雨的肩膀说：“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林沐雨转过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们这店面实在太大了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”

唐风摇头说：“一点都不浪费，等到石头生意稳定下来，我还打算做其他生意呢。”

“你打算做什么生意呢？”

“既然起名叫中国石，只要是中国有名的石料我都想做。这五百平方米的店面是预留的，现在还不急，等我们把印石石雕生意做起来再说。”

“你有计划就好啦。”

晚上，林沐雨把唐风送到北方卫视的大门口，唐风下车之前对她说：“要不我跟范小姐说一下，让你去充当现场观众。”

林沐雨摇头说：“算了吧，我看电视都有点紧张，况且，我也不想上电视。”

“你是怕抢了范紫韵的镜头吧？”

“去你的。”林沐雨看了看时间，说，“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快进去吧。”

唐风回过头在林沐雨的脸上亲了一口，“我走啦。”